

四  
書  
溫  
故  
錄

四書溫故錄目次五

趙佑學

論語五

憲問二十六條

衛靈公十九條

季氏十一條

陽貨十五條

微子八條

子張十一條

堯曰十一條

詩共一萬字

憲問恥

舊連下二節爲章蓋一時間答之言其以恥專屬邦無道不如今註較切情要之兩句只平說自台

危行言孫

孫氏曰行以持身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世自有當孫之時言孫正所以善用其危行也新法之行程明道謂吾黨激成之過正病在不能孫耳案此足補註未至中庸其然足以容然則有當孫時且有當然時矣夫言豈一端而已

禹稷躬稼

似當以上然字屬句首讀之相仍俱以然屬上由前  
有不得其死然耳不知彼乃未然虛擬之詞故着然  
字此道古實事絕不同也禹稷並言躬稼意主稷而  
禹伴說蓋以稷之不及身有天下而終有天下比也  
今夫子且有萬世之天下矣

勞誨

愛勞當兼子弟言忠誨當兼君友言註舉大耳然亦  
須受其勞誨者知體愛與忠之苦心

爲命

四人皆鄭才。故向來專以鄭立論。竊謂空舉爲命。恐是言爲命之道當如此。而鄭之善自見也。東里蓋必因所居爲氏。如東門襄仲。北宮文子者。傳記闕載。子產諡或惜其無考。案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昭注成子。子產諡也。并錄以補遺。

子西

鄭公孫夏。非負重望。安足與子產管仲並衡。馬注自不足據。故集註從或說。但以僭王罪子西。此令尹子

文之所不能革者。然子猶許其忠。况子西時而獨惡之哉。其見殺于白公。乃爲仁義而無術者。事在孔子卒後。亦非所及。其唯沮昭王一事乎。聖人之言。自爲天下公。是非爲私喜怒。或正以其關已。姑置之。

奪伯氏

注孔曰。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以其當理也。直言仲奪。不添入桓公。似于緊接人也。下語氣更直捷。蓋亦仲告桓使奪之。或以歸公。或以與人。非爲私已。故曰當理。其亦如諸葛武侯之于李嚴者耶。若

荀子之言書社當是又一事。

孟公綽

當時世卿積橫。皆有化家爲國之謀。士多奔走其門。相傾軋。貪冒無等。趙魏爲最。而小國困敝日甚。亟需才如子產者。以維持之。不可得。聖人慨焉。故借孟公綽立論。意不在褒貶公綽。明陳子龍文。可爲此章正義。若就公綽論。則廉靜寡欲。正大夫之良。有何不可。卽爲小國。亦非專尚才。而不必廉靜寡欲也。

公綽之不欲。與無欲爲仁者。遠不欲。猶云不貪大註。



四書章句  
三  
依舊只言廉是也。又載程子曰：公綽仁也，不必從。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以此曰爲子路自負之言，固肯以何必然爲聖人降格之論，亦非也。蓋此正因子路質所已能，使自審其所不足，然字崙對上知廉勇藝言，上言四者兼備，又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爲成人。但人之材質不齊，何能一一取必，但在各隨其性之所近而進之，故又告以如此，其不可不文之以禮樂，自一也。不再言禮樂者，蒙上省文，取易知也。豈謂不必禮樂乎。

雖曰不要君

武仲犯門斬關而人不知其有可盟之罪武仲亦不自知以孟椒言而定其以防求後曰敢不避邑明是要詞人豈不知之蓋第謂其要季氏耳政由季氏故也此則孟椒亦未深見及者自聖人言而始定非但臧氏無逃于千古且使季氏聞之庶亦怵然于柄可竊而各不可假乎

九合

定依集註從左傳展喜言桓公是以糾合諸侯九卽

糾字之爲正。桓之合諸侯。初不止于九。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與國語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說旣互岐。數又不備。諸家徒以意去取。以當九合之文。總不如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敵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足爲不以兵車如其仁。正註范甯注亦詳盡。予于春秋說具之不多贅。

匹夫匹婦之爲諒

此雖不言召忽。明指忽。豈其過張伯功。反抑死節乎。

非也。蓋死或重于太山或輕于鴻毛。仲忽本特齊臣。仲不能致命于糾。卒能盡心于齊。濟得天下事。則以不死爲重。忽不能保糾于生。計唯從糾于死。了得一身事。則以一死爲重。豈若云者。明其當別論。不必強同也。然則忽亦自量其才不能爲仲乎。溝瀆有謂卽召忽死處地名。左傳屢言句瀆之邱。釋文瀆音豆。

### 大夫僕

大夫僕于左傳無表見。蓋闕遺多矣。經特書之。必有克稱爲大夫者。文子所與升必非急功近名一流夫。

子所謂文亦非徒以能錫民爵位也

不敢不告

兩言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是時已不爲大夫也告公又告三子卒以不可而止則聖人之分盡矣而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語甚奇特若以子之告爲迂不可而止之爲無勇也者夫人臣握符專閫尙不容以矯制爲功况將擅興私甲輕舉義旗倣楚莊之入陳若趙盾之討宋無論孔子萬萬無此力有之豈應建此

諱茂君父而啟封疆可乎。不知胡氏何據言之。朱子  
又何取錄之。當削此一行。

上達下達

達乃好字面。如何下亦言之。小人初不知其下也。而  
未嘗不自以爲達也。

爲己爲人

注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疏引范曄曰。  
爲人者。馮舉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也。俱佳。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言論金 前 二  
嘗謂過猶不及。君子動不過則豈有過行之理。正義曰。此章勉人言行相副也。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解本明直不知今。奚以不取考。皇侃疏本。經文乃之字非而未有也。字抑亦先覺者。

固是對專事猜疑以逆億爲覺者言。亦兼過于渾厚不逆億而實不能覺者言。抑亦二字。明有轉折。大註內外俱宜合參。彼謂三句只作一句。勿斷者謬也。

微生啟

呼各面讓視沮洳者流迥異時方尙佞獨斥佞夫子之答甚謹蓋執友有道之倫疾固也亦非反唇相稽

### 子服景伯

子服何自是聖門一衛觀其兩次以告禦侮之志深矣惜後代少表章之夫子固有惑志當依舊六字斷句蓋人必先疑也而後譏入之子路以道事季必有信而見疑之處故小人得行其愬言此以見季之失下十二字連文則自言其力未足正季而猶能討察以伸已之憤

古今人表列孔門弟子第四等有公伯



四書注疏卷之四 禮記 七  
作者七人矣

傳與上爲一章。七人謂沮溺丈人、石門、荷蓧、蕢封人、接輿、疏載王弼以爲逸民、伯夷、叔齊諸人。于數皆合。遠勝鄭康成。但既未能確定，自不如闕疑作爲也。今解如見幾而作之作，其非作述之作，則易明也。

### 石門

子路宿於石門，或以爲卽春秋隱三年齊鄭會盟處。殆非。四書釋地，據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而第二門名石門者，近之。然亦未爲的攷，又稱論語

注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則康成注見後漢書蔡邕傳注中案今曲阜東北經泗水距費縣西南八十里。有石門山。縣志相仍以爲子路宿處。山下傳爲古武城地。卽閻氏據以斷曾子居武城者。巖險宜有關隘。以稽出入子路蓋從魯城出。經此暫宿。次日夙興。門者訝其狀詰之。而答以自孔氏氏家也。以孔氏爲魯城中著姓。易知也。閻氏說亦好。然以爲自外歸魯。不及進城而宿。則孔氏乃家城中。不得言自矣。

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此非譏詞。正知孔氏之深一語道盡。栖皇苦心。是饒封人一流。荷蕢楚狂沮溺。亦皆聖人知己。至丈人又速矣。當時所遇亦多。經獨記此七人。有以夫。

斯已而已矣。深則厲。

舊讀斯已之已。與上莫已之已同。故曰此硜硜者。徒信已而已。言亦無益。解未明洽。而讀自可存。蓋當云既莫已知。卽當安其在已。何必汲汲于世乎。而已矣三字。于勸止意自明。故下引詩喻也。深則厲。二句。舊多以兩則字平對。謂深淺各有所宜。則是無不可涉。

之水也。于勸止矣。取焉。蓋詩之意。本承上濟有深涉。言深之不可涉。唯淺乃可涉。深則厲矣。淺則可揭。衣過耳。厲病也。害也。危也。爾雅分別以衣涉水曰厲。又云。由帶以上爲厲。和衣入水。深至帶上。得不爲厲乎。而自毛鄭杜孔相仍。俱失體會。因詩而及論語。予嘗于詩說正之。而或疑其舛。然玩包曰。言隨世以行已。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亦似以隨世必濟。言孔子之不顧其厲者。故下言不可。而邢疏誤解。遂到今。若集註自活動。不奈俗講全死煞也。

果哉未之難矣

可作三句讀各二字先歎荷蕢之果繼因慨已之難  
未之卽後未之也已者言我今亦無可之誠知濟之  
難矣卽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意而感動深矣

是爲賊

上四字斷句三字另讀是字卽指夷侯責其害教以  
傲惰貽後注

在陳絕糧

舊以此與上節分章又截明日遂行于此章之首誤不待言孔注云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疏云云者皆以孔子世家文而知也然以質之世家全不合世家乃是孔子在陳蔡之間楚昭王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相與謀而圍于野不得行乃有絕糧事其前後在陳屢有吳伐陳之文並無陳亂遂乏食之文而問陳遂行亦衛靈公之末年在絕糧事前却在去衛如曹過

宋匡等事後未知孰是。今則第得從史記爲正。

子路慍見

焦氏曰：慍非私慍，爲孔子而慍。天生聖人，不用則亦已矣。何困阨至此，似非理之所有。故以爲問。然卽此便不能與聖心合一，不能與天心合一，便是德不足處。故曰：知德者鮮矣。

夫何爲哉

上是總括。此乃反覆推詳。更從無爲中欲求其何者。可指爲有爲之迹。而不得也。勿作過語讀。大意。

不見其有爲之迹一語正解此四字意

志士仁人

無字死看言必無也有字活看言有時也

鄭聲

言聲自當以其聲非以其詩鄭衛並稱獨不言衛必其聲尙不至如鄭故樂記子夏論四溺音皆淫于色而害于德祭祀勿用然獨言鄭音好濫淫志可見也當時列國多求聲樂于鄭鄭且以樂師爲充賂之物則其聲擅天下必廣有新詞麗曲隨時演播而國風



所錄不越春秋初數篇。知其必非爲淫人傳。東萊至論。自足千古。彼王柏何人。乃敢作孽聖經中。

知柳下惠之賢

此舉一柳下。以蔽不仁之惡。文仲與惠皆公族重望。尤易興立。而如此。則其下之爲所沮抑。可勝計哉。惡之之理在此。故直窮諸盜。比于譏。不知特深。文仲歿而其言立。比諸武仲之及身敗壞者。欺世亦最深。聖人所爲惡亂德而不惜屢斥言之。

不口如之何

舊讀五字斷句。下別言禍難已成。作先後反正解之。雖異。今註致亦佳。蓋謂初時不早商量。奈何。及事已。到奈何地位。纔商量。則已莫可商量也。

好行小慧

莫甚于好行小慧。言不及義。惡之顯成于習者也。賢父師猶得聞而正之。好行小慧。惡之隱中于私者也。則或見而恕之。彼其資本聰明。方富強。正足以沈酣聖籍。服習講貫。爲持身涉世正經。乃偏不知篤好。而旁獵衆流。無謂之學。未嘗無可喜之時。老成人不

遺之處以爲其慧也。不知其已小也。好之不可強也。不知其不足與有行也。異日之大愚。皆前日之小慧爲之。豈不難哉。而聖人特爲先揭其端于羣居終日。是微斯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者。其所與居何等羣也。故君子莫先乎擇羣。後生省諸父兄省諸。

君子求諸已

求有二訓。干也。責也。此章之求。若從干義。則下句合上句離矣。大註言反求。是從責義。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

曰其責已也。重以周，其責人也輕，以約。小人反是。蓋此章君子小人所包者廣，與古之學者二句專論學不同。彼言爲此言求，又不同。

君子矜而不爭

黨必不可有爭，則有不可不爭時。君子雖爭而非若小人之爭，所謂無所爭也。蓋只是矜羣二字，認得清，持得定，矜而未嘗不羣，不爭而仍不黨，亦互相備。

其恕乎

無忠做恕不出，却添不入忠字。蓋言恕而忠存也。

有馬者

人必先自處有餘。然後能應人之不足。先王祿以馭  
富。士大夫皆得數馬以對。自身好行其德。若彼北門  
賦而仕。切憂心。北由歌而役多。鞅掌其于親戚朋友  
間可知矣。春秋末。政以賄成。或則不勝其富。或則草  
門圭竇是譏。士之從大夫後者。大都有畜馬乘之名。  
而實不足以自給也。遑問及人。然則慷慨之難。不盡  
由于解推之吝。則予所致歎于有馬者夫。

小不忍

忍有兩等。一以耐爲義，是柔忍。一以斷爲義，是剛忍。疏言山藪藏疾，國君舍垢，小事不忍，則亂大謀，乃專主柔忍。集註亦言匹夫之勇，卽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也。其言婦人之仁，則小乃煦煦，子才意是兼主剛忍，卽細人之愛人，以姑息當斷不斷，又受其亂，是也。兼之爲備。

君子謀道不謀食

宜深體大註一然字。謀以事言，憂以心言。首尾二句，相提束中二句，分指兩等人作推宕，非正意也。一

謀食而未必得一不謀而終得之乃人事不齊之常  
而人情正唯餒在其中愈覺不謀之不可又惟祿在  
其中竊幸所謀之得兼君子則不然始終一心于道  
餒與祿俱非所計然其一轉是朱子體經至精微處  
舊誤認中二句作正說遂子未用是以直接而君子  
之不謀乃更精于謀矣今之作者多犯此病

知及之

此章十一之字皆以民言而點睛只一民字故易讀  
糊疏此論居官臨民之道也又載李充云夫知及之

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位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制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于禮。顏侍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去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語俱清切。集註于泐之動之。始言民而首節言此。理應非泛說空理。愚謂知及之猶言知周乎萬物。知足以及民。仁不能守民。雖得民必失民。如此則十一之字自一貫也。



民之於仁也

疏載王弼曰民之違於仁甚于水火。見有蹈水火  
矣。未見蹈仁者也。亦得爲一義案此。蓋以兩死字一  
爲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之死。一爲任重道遠死而後  
已之死也。可惜首句多添一遠字。

道不同不相爲謀

欲定萬世相傳之道。統常絕異端相似之議論。世之  
所以綱維者道。道之所以權衡者謀。道之大原出于  
天。傳于聖。本無所謂不同。其有不同。則謀之者爲之

也。謀不同而道似乎有異。然而道之所以同者自在。不可因所謀而紛之也。甘心于隱怪。馳念于高遠。于是乎謀與道岐。謀岐之中又相岐。君子于此有拒之辨之而已。若與之謀。其不爲道之害幾何哉。雖然謀之爲言。商確未定之詞。是非未明也。得失未判也。而不知天下無二道。勿論叛道者。不應與謀。卽此調停于道與非道之間。而欲混不同以爲同。是又與于反道之甚者也。可不慎哉。他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又曰。鄉愿德之賊。其說愈明。而子與氏闡發不遺。

餘力其旨本此。此柏鄉魏相國之論。摘錄其大略。

愚謂道實有不同處。不止如註善惡邪正。大率小人異端之分。小人異端。本不足以道言。豈有見爲不同。而猶相爲謀。唯是君臣之道。不同于父子之道。主恩主義是也。朋友之道。不同于兄弟之道。切切偲偲怡怡是也。固有事處嫌疑兩可。彼此出入之間。非不欲竭忠而義不可輕與者。爲字去聲。代也。有徇人失己之意。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孟子曰。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鄉鄰有鬪者。

雖閉戶可也。公羊傳曰：朋友相衛而不相迫。卽殉守  
古之道也。如此推廣，當更周盡。海先也

辭達而已矣

達者，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而已矣者，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辭非不取富麗，富麗亦達之一事，所以飾意而時或晦意，故不以爲工。君子以達用辭，非于辭求達，當正其達之本于辭之先。

師冕見

禮迎客于門，每門必讓，降等之客，則于門內。此俗工

正書溫故錄

論學

七

卑秩而通稱曰師。又先有坐客則第俟諸階。故紀從階始。疏道猶禮也。最是蓋禮無過不及。

社稷之臣

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歸國之在邦域者多矣。白向爲莒人。宿被宋遷。邾以進爵爲子。與魯世相仇殺。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郟。取剽。取郕。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保。魯之不字小亦甚矣。獨顧史爲幸存。非其事大謹職。何能至于今不貳。故曰社稷之臣。

遠人不服

此與上遠人皆推開說。遠人不服。尙只有修文德。無鬪武之理。何況近在邦域。故因責其外不能來。遠內

四書溫故錄論語

六

不能守邦未用而字轉方折歸伐顓臾結也。

蕭牆

注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按爾雅牆謂之墉與屏謂之樹者異釋蕭疑卽所謂塗墍茨者。蕭牆猶言藩籬似不必如鄭說。今註用鄭而語又太簡。

十世五世三世

此通論天下得失乃約略之辭本不足鑿定實效更不當專據魯事舊注以魯隱至昭二十世死于位

季文子至桓五世爲陽虎所囚者當之猶云就其易見而言可也。至謂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則虎之執國命未聞自其父祖。虎乃及身而失之。不足計世何有三也。集註不取是也。

五世四世

此則魯實事。當以昭二十五年傳。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者。參看彼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正義曰。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也。悼子先武子卒。平子以孫繼祖也。



語極明析是時當昭公世平子執政故傳言三世孔子言此當定公時桓子執政爲陽虎所囚而有三桓微矣之歎四公加定故言五平子加桓故言四也安國注上章五世謂自文至桓連悼在內宜也及此章四世言文武悼平獨去桓子則于微矣不切朱子改爲武悼平桓又獨去文子則武子仕不及宣又與公室五世不合皆由不察于悼子之未嘗政逮悼可除文桓不可除也近唯閻若璩論此事引據精確予于說尙書春秋亟錄之

樂節禮樂

禮節樂和。並言節者。和不可無節也。有節有文。獨言節者。節所以成文也。故君子體禮樂之意。事必應乎禮樂之節。常有以節禮樂。無使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是爲謹其有餘。道人善。多賢友。所以勉其不足。

侍於君子有三愆

此言人不可以不親君子。惟侍於君子。而後見其愆之不可揜。非一端如此。今與宵小常人處。則終日無愆矣。金先生文真至言了義。講章不能到也。

困而學之

人惟困然後知學。亦惟學然後知困。學未有不困者。不經辛苦必無寶獲。困乃我輩爲學必歷之境。但在不困區只顧學。又其次也。極力鞭策言其又爲學知之次。則亦猶是生知之又次。聖賢路上人。只有此三等。到得下。直無等之可言。

視聽

視聽與見聞。同而異。見聞者。物之來。視聽者。我之往。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聞。恐懼乎其所不聞。不言視聽。

非無視聽也。在乎養其中。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不言見聞。非無見聞也。在乎制其外。故曰視思明。聽思聰。

### 首陽之下

首陽山諸說不一。當以說文在遼西者近。是孤竹國在遼西也。是時義不食周粟。而天下皆周工也。幾無適而可者。則唯有本國所在。尚仍殷封之遺。不失首邱之義歟。吾故嘗謂河東蒲坂之注。第可以當唐風采芣之首陽。而于夷齊餓處不合。至謂洛陽岐陽者。益無足論。集註只言山名是已。

邦君之妻

此章語無繫屬。自當爲夫子所嘗論述。或因答問。記者遺其節次耳。注孔曰。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名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是也。應補入集註。小童與左傳言在喪。王曰小童者。異同亦從不見有稱之者。寡小君曲禮以爲夫人。自稱于諸侯者。此足正其誤。而禮疏不察也。

時其亡

經有彼經可爲此經註者。如孟子言陽貨事卽論語事註也。孟子是論述。故語詳。論語是記事。故文簡。然時其亡三字。何其渾融。孟子易以亦。便露矣。小小處亦見升降不同。下記遇諸塗。遇豈可爲見。是孔子終不見陽貨也。而明人猶認真陽貨。先豈得不見之語之爲實事正文。亦因集註欠的解耳。何不卽援論語爲孟子註。

惠則足以使人

惠順也。此康誥。惠不惠之惠。非恩惠意。舊解粗私恩。小惠不足言仁也。仁者待人務順乎人情物理。凡有所使。皆量其長而不苟所短。予以佚而常體其勞。是之謂惠。如是則雖偷惰桀黠者無不樂爲之用矣。故曰足以。

匏瓜

注。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案此所謂苦匏不材者也。不食者人不食之也。以其不中食。故長繫在樹。

也。吾曰食物者可食之物也。物有食物有用物以食喻用也。今諺猶有好看中吃之語。以譏無用。

### 六言

仁知六者皆口頭常語。故曰言非訓美。又古以一字爲一言。故伏羲作十言之教。謂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也。消息今易無文。見左傳疏。

### 禮云樂云

有謂大註和敬二字不可入語氣中者。謬也。文以明經原爲發揮聖賢義蘊。但不可墮訓詁窠臼耳。豈有



明白正解不用反事含胡令人作啞謎猜之理

鄉原

鄉原卽可以孟子爲正註不更註可也乃既有一鄉  
皆稱原人焉之文而集解載二說周曰所至之鄉輒  
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何晏則又讀鄉爲向謂見  
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皆不讀原如愿如周注  
則原乃揣摩之意原人猶云善揣摩人耳似亦可通  
但如此則萬草何難知其非而待再問朱子所以改  
從謹愿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亦于釋愿字近

也近焦氏解闕然句云闕然者疑于無陽也鄉原無丈夫之骨而有婦寺之心語更可補入孟子集註附記于此。

道聽而塗說

正義曰此章疾時人不習而傳之也塗亦道也聞之于道路即于道路傳而說之必多繆妄爲有德者所棄也。

矜

此矜言疾當與矜而不爭微別蓋矯情傲物一流

無言不言何言

無字渾淪不字覺得強制着迹以一何字點化之而無字妙蘊全揭子貢度已默喻而退矣是卽其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也何見其終不喻也

孺悲

公伯寮必非聖門弟子蓋史記有誤故集註第云魯人從張守節正義是也若孺悲之爲弟子禮雜記特著之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

聖人於是乎傳則厥功不細矣。當時饒與洪其行雖  
本輕第微示其意而已。可喻者安得與不屑教誨同  
科。伊川持論多過。徒見史記家語闕載其人而遂過  
言之。朱子亦一例止稱魯人。此則不如今朱彞尊補  
人弟子考之允也。

宰我

疏載繆協曰。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  
往以爲聖人無微言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故憤  
於夫子。意在屈己以明道也。可謂篤論。與小司馬索

隱辨宰我無與出常作亂之事均之有功聖賢後來  
楊升菴更据李斯傳殺宰予于庭之語斷其爲孔父  
仇牧之倫蓋本之蘇子由今之傳防西漢者宰子宗  
其墓在曲阜防山則稱宰子詩終于魯云  
西商孫家齊河

### 博弈

疏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云云直說成教  
人博弈集註所以特別言之其云圍碁稱弈者取落  
弈之義落弈卽絡繹字足正詩言弈弈舊訓大之非  
惡微以爲知者

注孔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已有。疏。禮。毋。抄。也。世文章家。大都不免此弊。昌黎云。惟古于詞必已。降而不能。乃剽賊。剽賊卽此所謂徼。而朱子謂。以剽察二字。尤攝盡巧偷豪奪情狀。惟其善伺察。故自以爲知。而豈知其爲君子之所惡。且居三惡之首哉。

女子小人

疏。此言女子舉其大率耳。若其稟性賢明。若文母之類。則非所論也。按文王后妃。化洽宮闈。正善養女子。小人之法。豈可以文母與女子較論。則邢氏之唐突。

聖賢也

惡

惡字如

讀包得去聲意重省已不在徇人

三仁

三仁事次第當以此經所記爲正實蓋去在先奴在後死又在後去與奴猶有冀幸一旦之心死則無可如何矣宋世家載箕比事于微子去前不如殷本紀之先微子去而後及箕比但箕亦是諫紂被奴本紀不言諫又載奴事于比干事後亦互有得失微子乃紂母兄今相仍猶言庶兄徇呂覽之惑也書稱殷王元子明是帝乙之廢長立幼耳箕子蓋于其時爭之不得故有我舊云刻子之語而說者猶以立紂爲箕



子事益誕妄。若微子無抱器歸周事。則孔穎達已辨之。學者所宜折中。

三黜

柳下惠自是三次被黜。如子文之三仕三已。但其實無考耳。釋文于彼三字不爲音。獨三思三黜云。三息。曹反。集註因之。其解三讓。謂固遜。則亦不作如字也。還當皆如字爲正。三思下有再字。此照益明。

如之何其廢之

論語長句。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十三字。

一句讀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深大倫十四字  
一句讀彼舊讀夫字斷自非今讀之字斷亦只可爲  
小頓耳。

朱張

獨闕謂朱張語自是經有脫佚論者皆非。

放言

隱居放言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此解宜存。蓋卽所  
謂身將隱焉用文之也。所謂其默足以容也。若旣遭  
時廢棄而好放大其辭。則將身之不保。復何權之能。

中謝氏謂其言多不合先王之法甚欠體認

我則異於是

此自道其竊比之意非以異爲賢聖人亦逸民也逸民亦各異也何必同逸民有可有不可故逸聖人無可無不可猶是逸蓋時爲之有可有不可是逸民之正無可無不可是聖人之大則道爲之

四飯

書四飯正見魯僭處諸說多無謂不言一飯者或曰蓋太師掌之抑或時偶缺員或留不去

八士

考證載陸埜經世驥珠曰左傳晉胥臣曰文王之即位也詢于八虞及武王伐商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于洛邑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宣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周書解云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注八士武王賢臣也則斷爲武王時人正非無據案陸氏說書多無謂惟此爲近是達适韻也突忽韻也夜夏韻也隨騶亦古韻支佳通也命名諧聲正以著其雙生之符伯仲叔季則後之字亦因而重之耳古人旣冠

字以德字五十以次爲字

問交章

注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好。然我之不賢人將拒我。此躬自厚而薄責人之道。所以回觀物之明爲省身之察者切矣。汎云乎哉亦未見有過高也。

博學而篤志

篤志志于行也。此卽中庸之擇善固執而以志攝行猶下句以問該辨未見不及乎力行學無不知行並進者博學二字領起下三層遞承學之已明者篤志行之未明者則切問之又近思之兩而字非平對。

君子學以致其道

此學以地言。乃學校之學。對居肆。省一居耳。卽國語稱士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者也。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信而後諫

上言其民。此何不言其君。諫非獨施于君也。

大德小德

正義曰。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也。小

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則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子夏之門人小子

蘇子由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于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于道使其來者自盡于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譬如農夫之植艸木既爲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于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況于洒



四書注古金剛 卷之三  
三  
埽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爲  
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此起。此子夏所謂誣子。按  
此論深切。從史記評林錄出。以廣集註所遺。

### 仕學

大意重學上已仕者不可廢。未仕者不可輕。正義曰。  
此章勸學也。

### 喪致乎哀而止

注孔曰。毀不滅性。此解而止二字。意本無斃也。

而亦何常師之有

師何可無常。能自得師則亦不必有常也。是故衆人師聖人。聖人師衆人。

多見其不知量也

此多見當如襄二十九年左傳。多見疏也。注益疏我之例。彼是季孫于公。還不親迎。問又擅先取邑。二事皆慢君。故傳言多。注言益。此是叔孫先言子貢賢于仲尼。又毀仲尼侮聖。非一次。故云多見其不知量。明此多字亦以訓益爲合。而左傳服虔本以多作祇。以祇訓適。孔疏有古人多祇同音之說。邢氏因之。遂謂

多得爲適。今註又因之。然卽多與祇可同音。何必同義。服杜自各隨文立解耳。今左傳之作祇見疏。不知何時誤改杜從服而注自不誤。亦讀者所宜知。

所謂

凡言故曰此謂所謂等。皆引古作証之詞。此所謂立之以下六句。註當云皆古語。而子貢述之也。特記錄有遺耳。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言當常念四海之困窮，以保天祿于永終，皆執中中事。上句，卽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也。下句，卽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終之言，有終也。詩以永終譽是已。孔安國書傳不可易，包咸注亦合。惟解困窮非耳。一說兩句一戒一勉，亦通書說詩之。

曰予小子履

當依集註補湯字。予曰上讀之，如堯曰例。湯字脫耳。鄭康成唯不知此，遂誤連上爲舜命禹事。

雖有周親四句

文承有大賚下與下三節皆爲周既代商有天下後事此雖出太誓不必依太誓文解故孔注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與其書傳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絕異一從本事本文一從斷章取義邢疏謂孔意以彼爲伐紂誓衆之詞此汎記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者得之集註始專取書傳耳然未嘗言注之非固未見其不可用而世之好議古文尚書者必執

此註以攻孔傳之出兩手又徒見其不遠矣少仁人  
據孔疏云多惡不如少善語殊有味蓋猶之謂有臣  
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謂今書注疏  
本猶上句作多下句作少困學紀聞引傳亦作少那  
疏引之始誤少爲多而朱子因之遂有疑少爲誤字  
者並非並誌予書說中

謹權量

五方之風氣不齊土俗異尚莫如權量非特南北東  
西相距遠者往往一鄉一市之近而彼此判然有斷

不能盡一之勢，其實亦各有其贏縮，比校不至公行，欺濶不必瑣屑，皆繩以官而盡一之也。強盡一之，轉多不便矣。故不如虞書之言同，而曰謹，蓋亦如今部頒斗斛丈尺第使出納之在官者，皆有常式，而無參差。因以一民志，杜巧偽，則亦齊不齊之一道。此王政所以無苟且，而尤異于迂濶也。聞舊有建言禁革天下私斗，拜小數錢買者，部議以其迂而擾罷之。彼亦坐讀書欠體認歟。

審法度

法度似當以刑法言。審卽所謂其審克之者。去其太甚。舉其不及。皆爲懲紂之亂而設。讀康誥詳哉盡之。立政亦兢兢于庶獄庶慎。皆言審也。時未及作禮樂。集註則兼統周官經言之。

### 廢官

廢官。或有職而無其官。或有官而不舉其職。皆曰廢。集註闕。

### 具食喪祭

舊傳曰。平不主武成。疏言帝王所行有此四事。



寬則得衆節

自謙權量至此。舊皆以爲總明帝王所行。集註始分之。良是。愚意此四句。卽耑主周說。不用總束。亦無不可。故下因繼以問政章。明示以聖人道法治法。統承先王之意。末又終以知命章。聖人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全。卒不得政而爲之。亦惟以其知命者立人極。傳其言以教萬世而已矣。

君子惠而不費

君子之道。費君子之政。不費。非不費也。不見其爲費。

也。君子舉天下之飲食男女，一一爲其大，以及其細，審所先，以及所後，備極經綸之密，則費心力猶虞其有未逮也。時而水旱之賑救，春秋之補助，皆出上所有，以與民，則費財用。然而君子之心，固以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凡吾所以爲斯民勤者，皆吾本分之事，非有加于分外也。何費之有？上所有，皆下所供也。吾第就民所以與吾者爲之，貯緩備急，挹彼而注茲焉，非有損于分內也。何費之有？然而民則共戴君子之惠，于無窮矣。然而民亦相忘君子之費，于不

知矣。嗚呼！此惟堯舜有之。惟孔子言之。

出納之吝

出有吝。納何吝。納不厭其盈。出不厭其縮。是出之中有納焉。故得連言納也。出故爲畱難。納亦必爲畱難。使人不勝其守候煩苦。而後唯吾是聽焉。故得並言吝也。然則有司亦千古一轍與。

命

命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皆必知之。而後能爲之。試言利害似專主氣數。而義理在其中。勿漏洩三籀。

雖平列知禮知言皆知命爲君子事

自堯曰下裁三章爲一篇特爲全經大結所謂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也集註載湯氏尹氏說皆正而確四書近指言聖人之訓無非是學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時習之學卽所以盡人合天也魯論二十篇無一不可會通學而時習一語足盡孔門教法而曾子子思孟子得之亦篤論也但必逐篇逐章牽連學字爲可省耳愚謂聖人之教人學無非學爲君子故首勉之曰不亦君子乎終戒之曰無

以爲君子蓋記者之意存焉朱子亦言之文獻通考  
以論語始于不愠終于知命蓋君子儒其知言哉